



清明节记事

□ 荣光友

年年清明，追思怀远，向上向善——清明是饱含家国情怀的节日。

清明习俗源远流长。擎天编著、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人应知道的国学知识》一书中写道：“清明节的起源，一般认为和古代帝王将相的墓祭之礼有关。民间仿效上层社会祭祖扫墓，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风俗。”“扫墓祭祖的风俗早在西周之时就受到了人们的重视，至东周时，《孟子·齐人篇》中提到了一个齐人常到城郊坟地讨食祭品，可见当时扫墓祭拜之风已十分盛行。”由于寒食节与清明节的日期相近，自唐代以后，两节便合并在了一起，而原本属于寒食节的扫墓、吃冷食等风俗也就都改为在清明节之时进行。因此，民间有了“清明寒食”的说法。

据老辈们所讲：按照旧时习俗，祭祖扫墓，一般要在先辈的坟墓前焚纸钱、供食品、奠美酒，所以要提盒担篮，有的还要乘坐车马出行。不仅成年男子要参加，而且妇女、儿童也要参加。往往是晨间前往，盘桓整日，日暮才回家。清明扫墓时，依旧春寒料峭，且要吃冷食，有些身体羸弱的人禁不起这样的寒冷。为了防止吃冷食伤身，古人便开展了踏青、放风筝、荡秋千、蹴鞠、插柳、斗鸡、拔河等活动，以便让大家晒晒太阳、活动筋骨，增加身体的抵抗能力。如此一来，就使得清明节既有着追思先人的蕴藉情怀，又有了赏春游乐的清新景象。

我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。从孩提时代记事时起我就知道，我们家与千千万万家庭一样，特别注重过好每年一度的清明节。清明期间，我们的父母亲定然要带领着我们兄弟姐妹等一大家人，长途跋涉几十公里，前往地处大山深处的老家，携带着酒食果品、纸钱等给逝去的先辈扫墓祭祀。我们将供品供祭在逝去先辈的坟墓前，然后再将纸钱焚化，并为坟墓除去杂草、培上新土（当时的坟墓是用石块和黄土垒砌的），以表达对先辈的哀思与怀念。当我们逐渐长大以后，在随同父母祭祀先辈的同时，我们还要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前往烈士陵园扫墓、缅怀革命先烈的活动。自然，随着时空的变化，当我们这代人年逾花甲之后，家庭清明祭祀就由我们这些老年人来组织了，这是义不容辞的职责，我们定然会守职尽责。

清明的追思怀远既是郑重其事的扫墓祭祀，向逝去的先辈敬供品、烧纸钱等（如今提倡环保扫墓，我们应当将点香烛、烧纸钱等改进为向逝去的亲人敬献鲜花）的庄重仪式，更是魂牵梦萦的缅怀纪念：人们纪念先祖，缅怀亲人，感恩先辈赐予后辈血脉，祈祷先人保佑后人等等，归根到底，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敬重，对已故前辈的感恩情怀。我们作为具体的“个人”来说，每一个人都是由父母生养的。我们从先辈那里传承了家族的基因，鲜活的生命里烙下了家族的印记，更为重要的是，我们还肩负着家族生存发展的使命——散枝开叶，一代更比一代强等等美好愿景。

清明习俗历久弥新，如今依然是我们一代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最重要的日子。更为重要的是现时的清明不仅有“小家”层面上的祭奠祖先亲人，更有将“追思怀远”扩展到国家层面的缅怀先烈。清明节不仅成为综合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纽带，更演绎为深沉厚重的民族情结。人们在缅怀中珍重生者，在感恩中传承责任，在追思怀远中升华家国情怀。

作为一个中华儿女的我们来说，清明追思怀远，其实就是为生命加持奋进的能量，让我们站在先辈的身旁，再次确认职责使命，再次确认现时的自己正在沿着先辈的奋斗轨迹一脉相承持续前进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要将家族兴旺和个人愿景，与奋进新时代、阔步新征程紧密地结合起来，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，艰苦奋斗，顽强拼搏，让我们的人生之旅更加坚忍不拔斗志昂扬。

记忆中的萧老师

□ 贾海

10年前的5月2日下午，我远在重庆，听到了萧红涛老师去世的消息。当时，我实在抽不开身参加萧老师的葬礼。这几年，每年清明节，我都怀着疚疚的心情到萧老师的墓前献上一束花并鞠躬祭拜，这也算是一种弥补。我很伤感，自己失去了一生中难得的好老师。

萧老师是著名散文作家，也是资深的媒体人，在川东北文坛很出名。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他的作品，那是在《南充日报》的周末副刊上。雄浑、大气、深邃，是萧老作品的特色，我很喜欢这种风格。

初识萧老是在2000年的南充青创会上。由于去得早，我带着自己的作品在宾馆足足等了一天会才开。傍晚，萧老师一群人来房间探望，主动和我搭讪起来，并邀请我参加晚上的宴席。我当时在川北一所偏僻的山村中学教书，论地位、论经济条件、论人缘，我可以说什么都没有，能够参加南充文人的聚餐，让我受宠若惊。席间，萧老不住地给我夹菜敬酒，还向文友介绍我。看得出，萧老是很欣赏我的。

这以后近十年，我没有参加任何写作团体，也没有与萧老见过面。

第二次与萧老见面，是在十年后刚加入市作协的年会上。我知道了萧老的QQ号，给他发了几篇文章，当时他任《南充文学》的执行副主编。他很扶持青年文学爱好者，把我的三篇文章发表在《南充文学》的头版头条。对此，我很是感激，也很感动。以后，我在他主编的《南充文学》上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，萧老给我提了不少修改意见，使我受益匪浅。

巧的是，我与萧老都是南充市雨霖书画院的会员。当然，他是副院长，而我则是一名小小的会员。一次，我在北湖一杯清茶房喝茶，

偶遇雨霖书画院的领导们也在此开会，其中就有萧老师。他看见了我，就把我也叫去开会。开会时，大家围绕主题议论纷纷，只有萧老师，手里拿着一张报纸，在那里默不作声，待大家讨论之后，萧老师才有条不紊地说出了自己的几点见解，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看来，萧老师是如此的不张扬，他是安静的，静得如一湖水。

一次参加对话城市文化的论坛，萧老师抱着一大捆《南充文学》发给与会者，他叫我帮他解开捆书的绳子。我不小心把手割破了皮，出了点血，萧老师看见了，忙带我去附近药店买了几张创可贴，亲自贴在我的伤口处。十几年了，这一幕我仍然记忆犹新，每每想起都会感到无比的温暖与幸福。

经过几次接触，我与萧老师的感情与日俱增。这期间，我曾到萧老师发挥余热的南充文化馆去拜见了。屋子很简陋，很陈旧，而就在那里，萧老不知写出了多少佳作。萧老写了不少随记，落笔是看云楼。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看云楼在哪里，萧老的仙逝，使我更无法得知，这真是一种莫大的遗憾。

我与萧老经常通电话，主要是关于作品的事情。每接一个电话，萧老都那么亲切，说得很久，显然不是应付我。有好几次，萧老师给我介绍对象和调动工作，都没有成功，用他的话说，没有缘分，没有运气。几次请他吃饭，都被他拒绝了。他说，教书挣几个钱不容易，还是节省点好。

萧老师离我们而去了，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，我为失去这样一位长辈和导师而伤怀。我会化悲痛为力量，继续沿着写作的道路走下去，不辜负萧老的谆谆教诲和无私的呵护。愿萧老师一路走好！

泔水缸里藏着爱

□ 王阿丽

在我儿时的印象中，家中的缸很多，有水缸、米缸、酱缸、咸菜缸等，这些缸或大或小，或高或矮，或居卧室，或放厨房，或露庭院，固守各自的“阵地”，但最让我难忘的却是那口敦实的泔水缸。

泔水缸是口圆形缸，它底小口大，缸口一尺半宽，缸高约50公分，中部圆浑，周边均匀地分布着一溜儿浅浅的缸棱，缸体颜色呈褐红色。这口普普通通的缸，无声地担负起囤积泔水的重任，同时成为我家养猪的食物供给站。

记得小时候，奶奶做饭，都会把淘米水、刷锅水倒入泔水缸。我们吃完饭抹桌子，爷爷总叮嘱我们不能将鱼刺和骨头倒入泔水缸里，不然猪吃了会卡住喉咙。爷爷在生产队里养猪很有本事，把猪喂得膘肥体壮，爷爷有一套自己摸索出来的“养猪宝典”，因而家里养猪也成了爷爷的独家活计，就连奶奶要帮忙爷爷也不允许她掺和。爷爷养的猪到年底总能卖个好价钱，我们来年的学费和家中过年的年货都能有着落。每天爷爷把生产队里的猪喂饱后，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煮猪食。爷爷将猪草剁碎放到猪食锅中后，就去打泔水。他用长柄勺搅匀泔水，将泔水舀入提桶中，再倒入猪食锅中，与猪草一起搅拌，便开始煮猪食……

我家的泔水缸摆放地点并不是固定不变。春秋时节，一般放在厨房门口的西边，那个位置，很少照射到阳光。夏冬两季，爷爷会把泔水缸挪到厨房里，防晒防冻。爷爷还用木板做了个缸盖。夏天，爷爷会叮嘱奶奶将淘米水沉淀后过滤掉上面的清水再倒入泔水缸中，倒入锅中的刷锅水也比平时少一些，这样一

来，每天的泔水都会在晚上的一顿猪食中用尽，爷爷说是防止泔水变质，避免猪吃了得病。每到晚上，爷爷都会把泔水缸洗得干干净净，用水将泔水缸摆放的位置冲刷干净，因而家里的泔水很少有恶臭味，泔水缸附近苍蝇蚊虫也很少问津。

记得1976年，唐山大地震后，全国各地都开始了地震警报演练。有一天中午，我们在吃中饭，奶奶端着饭碗到对面邻居家串门去了，不一会儿，就传来了地震警报声，奶奶忽然在外面喊：“地震啦！地震啦！快出来！”我们急忙放下碗筷，扶住奶奶坐了下来：“别紧张，不过是一场演习而已！”奶奶定了定神：“刚才我着急地喊你们，饭碗都不知道放哪儿了！”一家人找了半天，最后，爷爷在泔水缸中找到了饭碗，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

几年以后，我们一家搬到镇上居住，家里不养猪了，泔水缸也就完成了使命。爷爷把泔水缸清洗干净后，放在他的床边，当成储物缸用了。实行殡葬改革的那一年，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为做好爷爷奶奶的工作可谓费尽心思，几次话到嘴边都咽了回去，终于有一次爸爸刚开了口，爷爷就接过话茬：“我和你妈妈是赞成死后火化的，就把骨灰盒放进我床边的那口泔水缸里；再去买个大小差不多的缸，以后再把你妈的骨灰盒放在里面。”这也成了爷爷的遗愿。

爷爷在95岁高龄去世，我们一家人把泔水缸洗了又洗、刷了又刷，吹晒得干干净净。安葬之日，爷爷和早他6年过世的奶奶合坟，两口缸之间用一块木板搭着，寓意着两人生生世世执子之手。